

豐順街九號

Issue 002 / Oct 2013

Ass H L 前奏曲



封面專題

Ass Hall 的前奏曲



請選擇週會前奏內容：
☐ 吹下水，話當年
☐ 開開心心唱詩歌

繼幾年前校方開始安排在assembly 正式開始前詩歌環節，爭議聲一直不絕。今年又新加插了「閒話家常」這個「清談環節」，又引起了不少同學的憂慮。Ass. Hall 的前奏究竟有著甚麼意義？又應何去何從？

詩歌的爭議

自幾年前開始，週會正式開始前，敬拜組皆會先於台上唱好幾round 的詩歌，然後進行領禱。沙培作為中華基督教會名下、以基督教教育作重心的學校，在週會的詩歌與領禱環節看似無可厚非，但此舉卻一直廣受不少高form 同學不滿及非議。主要是指該環節經常令週會超時，間接令他們遲放。

曾有同學(已畢業)反映：「其實最重要我想取消唱歌……勁晒時間。」此言非虛，敬拜組從first round 唱詩歌、在interval 說幾句「雖然講唔出咩大道理」的感言、再唱詩歌、然後再loop 多一回，接著領禱。整個過程約需時15 分鐘。若好碰上極為花時間的talk 或是ceremony (如去學年的Amnesty 難民問題講座及SU 就職禮暨會員大會)，長時間的overrun 則是無可避免的。暫時為期最長的一次足足逾時超過半小時，4:15pm 左右才散水。可見，詩歌環節相當需時，在非基督徒眼中，更是非常擾民。週會長時間超時不單有機會令同學不能及時出席課後「英女皇」及「古代」的補習班，浪費了同學的金錢，對絕大部分同學而言，更是不折不扣的精神折磨及虐待……

以下是某高中同學向詩歌環節的意見：

「高年級的週會常有時間不足／超過預定時間以致遲放的情況。現時，依照週會的行程，在講師進行任何演講之前，均會有同學演唱詩歌的環節，時間大約為5-15分鐘左右。在未有唱詩歌的環節前，週會最多遲放5分鐘左右，大多是有因為講師剛好在鐘聲響起後剛剛完成演講，以及之後有一些宣佈。然而，當週會加入了唱詩歌的環節後，講者延遲演講，以致不能在鐘聲響起前完成演講，加上宣佈事項繁多，週會不但遲放，而且遲放超過5-10分鐘，同學在禮堂不得向外通訊，如通知家長、補習社等，遲放不但會令家長擔心子安危，更會為同學帶來極大的麻煩。若同學在16時開始有任何課後活動，包括上視覺藝術課、補習或興趣班，行程就得延遲開始。一些補習社更不允許對遲到的同學作任何賠償，同學得不償失，浪費了金錢和學習的機會，試問學校有為學生著想過嗎？如果補償無辜的學生？學校不能濫用學生的課餘時間，特別是在沒有事前通知的前提下。在此我們強烈要求校方取消唱詩歌的環節。」

亦有同學指出唱詩歌、祈禱可於學生團契進行，並指該環節對非基督徒沒有任

何意義，他們只可「un un 腳冇野做」，但學，也是一樣的遲放，甚為無謂，浪費他們的時間。同時，演講嘉賓亦可能並非基督徒，15 分鐘的詩歌時段對他們而言亦是太長。沙培作為我們的主場，嘉賓遠道而來向我們

傳遞他們的寶貴訊息，要他等待如此長時間，不免有些於禮不合。主場筆者雖非耶徒，但必須指出的是，學生團契是在星期五課後舉行，未必每位基督徒同學都能抽空出席，而週會，大家gather together，筆者相信對他們而言是最佳之選了。

但當然，詩歌環節衍生出的超時問題亦應改善。筆者認為將15 分鐘縮減至5-10 分鐘，相信已可大大改善情況。Loop 少幾round，不是大問題吧？

閒話家常？

閒話家常，顧名思義是朋友或一家人常說的「閒話」，如母親問侯兒子：「你食左飯未？」、朋友問：「你陣間上乜堂？又係佢(老師)！你中伏了。」等等，大多「閒話」的主題大多是生活點滴或八卦笑話，本意實為喧寒問暖或一笑置之。同學、老師及家人之間高談闊論，你我閒話家常，仍是不容置移，無傷大雅，但如果老師對學生的訓勉、鼓勵卻冠以「閒話家常」之名，而校長的個人經歷是「家常」的「閒話」的話這樣學生有必要認真聽嗎？

當天「閒話家常」結束後，X同學(未畢業)說：「哦！閒話家常？我聽都有聽窩，學校講黎講去都係三幅被，次次Assembly 都「閒話家常」。」Y同學(未畢業)回應：「訓覺仲好過聽「閒話」」。雖然這兩位同學講野並非代表全體同學的意見，但卻反映不少同學的心聲-----「閒話家常」又咪係一堆校方滿官腔的閒話，日日聽到唔少喇，

訓覺仲好過。即使同學對此描述反感或認同，「閒話家常」環節的確有一個大問題，亦是不少講者所有的毛病-----台上的講者與台下的學生缺乏互動。主場筆者認為校方於「閒話家常」環節安排校長及不少老師在台上訴說自身個人經歷，互相交流，可以說並無不妥，但他們卻忘記學生才是表達對象，學生才是真正需要交流對象。主場筆者肯定台上講者不懂答一條問題：你們知道學生正在想甚麼嗎？入大學？放學活動？統統不是，我們只想台上講者可以從台上走下來問問學生的生活壓力及點滴，如Assembly 遲放問題及選擇旅行地點問題等，使學生表達獨立及自由的意見，成為學生、老師及同學之間交流及承偌的空間。

交流是意見及經歷雙向的表達，並不是個人的獨白劇。交流亦是「家常」的「閒話」所必需，假若「閒話家常」講者連說閒話的要求----與對象學生交流也做不到的話，所有「閒話」只會淪為每天同學「家常」看到一個個自話自說、漠視大眾的政府官員。筆者想到這個情境，心底打從會心微笑，一切交流也從雙簾緊隔開始。

社會線

佔領中環：北京打擊佔中，如何還擊？

佔領中環激起民主運動辯論，建制派正積極動員反「佔中」勢力，除了以「愛字堆」為首的激進建制派外，大學教授及教會牧師等亦組織「幫港出聲」，動員「沈默大多數」的保守中產階級反對佔中。警察執法對其偏袒愈來愈明顯，動員流氓打壓反對者愈來愈猖獗。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在9月首會見保安局局長及各紀律部隊首長時，高度讚揚紀律部隊表現。可見，這是中央未來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部署。

佔中會造成經濟損失？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攻擊佔中會造成經濟損失，亦有財團威脅佔中甚至資本家會因此撤資。運動從一開始就要準備商家的反擊，由工人階級成為中堅的力量，提出要挑戰商家的經濟統治權，才能迫使統治者妥協。因此，佔中必須發展為工人罷工，影響現存經濟的運作，反對商家壟斷和私有制橫行。鼓動工人告訴資本家：在今天的制度，「經濟利益」是商家剝削我們的利益，與我們無關。

因此，面對資本家打擊「佔中」，例如關閉工作場所而拒絕資薪，甚至撤資，我們要麼宣告運動失敗，要麼鼓動工人向前進一步，佔據企業並置之於民主掌控。如果佔中運動要成功爭取普選，必然挑戰資本家的統治利益，而連繫至激進的社會變革，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制、公營化公共設備。群眾運動的動能不是戴耀庭所能控制的。

可惜，中產階級的「佔中三子」幻想一個不挑戰商家的佔領中環運動，於是採取的是鴿鳥政策，一邊安撫資本家不會利益受損，一邊欺騙群眾佔中得到商家支持。所謂「佔中死士」之一，出身商界的蔡東豪就在訪問中說：「商界是應該支持真普選，因為真普選是一個保障、一個護身符，是可以幫到商界。」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提名權的爭議

中央政府會在普選設立篩選機制，以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阻止「反中亂港」的候選人參選。提名機制成為了重要的魔鬼細節，在親民主的民眾之間廣泛辯論。

「真普選聯」拋出三個普選提名方案，其中B方案是接受分20區選舉產生4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佔中」發起人陳健民說，若中央接受其中一個方案，或接納其主要精神，便應該不會發生佔中。這表示「佔中三子」會接受間接提名的方案而解散運動。民主黨的何俊仁指「公民提名」是遙不可及的方案，強調只要泛民候選人可以入閘參選，就會接受。民主黨追求的民主，不過是民主黨的參選權罷了。

學民思潮邀請泛民簽署《全民提名聯署約章》，得到公民黨、社民連、工黨等支持，但遭到民主黨和民協拒絕。但「全民提名」指的是「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或全港選民擁有均等提名權」，那麼真普聯的方案也可以是「均等提名權」。

當然，似乎較進取學民思潮本質與泛民無異，都是追求基本法框架內，但他們早前提出的政改方案，是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的。由於不少學民成員認為方案妥協，加上有成員聲稱組織內部決議的不民主，是受到領導層壓力下，才被迫投票支持方案。這事件引發多名成員退出。

事實上，單靠「公民提名」並不足以確保公平的選舉權和被選權。中央政府可以設定高昂的參選保證金，篩走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而且特首選舉的高昂經費，也會隔絕代表基層和工人的力量參選。將會資產階級普選的不平等，還有巨額和媒體。愈靠擁有錢人的政黨，就愈能控制媒體。

擁有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台灣同樣有「公民提名」機制，表面讓普通群眾有參選可能，但門檻卻設在參選和競選的經費上。去年統領聯署運動、幫助宋楚瑜參選的親民黨發言人吳玉崑指，去年宋楚瑜以公民連署方式提名參選，單單花在廣告徵求聯署已800萬新台幣(207萬港元)（《信報》，8月29日）。連資產階級的小政黨都叫苦連天，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沒有財團的鉅額資助，在這制度要參選是幾乎不可能。這解釋了為什麼台灣藍綠兩黨即使腐敗不堪，但貧苦大眾卻不能在選票找到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美國，參選總統所須的選舉經費極為龐大，選舉經費變成資本家的維穩費用。去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及民主黨的經費合計為156億港元，大部分是來自大財團。因此，兩黨無論



哪個政黨進入議會後，自然都為商家服務。

佔中會變成暴力？

梁振英講過佔中「不可能和平、不可能不犯法」，恐嚇群眾不要參加。正如筆者提過，如果「佔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使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建制派的言論，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在7月問特首，向特首梁振英問及若佔領中環真的實行，會否向中央請示，出動駐港部隊。民建聯區議會議員亦開腔，威脅解放軍會鎮壓「佔中」。

「佔中三子」顯然低估政權鎮壓的威脅，陳健民說：「中產階級人口較多，思想較和平理性，因此香港的社會衝突不會嚴重。」社會衝突的嚴重與否，並非由「理性中產」的數目多寡而定，而取決於多方面的社會條件，包括經濟環境、失業率、貧富懸殊、種族歧視的程度等。中產階級比例與香港差不多的倫敦，就在2011年發生了一場暴動。一名黑人平民遭警察槍殺後，群眾示威不幸演化成砸車、縱火和搶劫的暴力行為。這不但沒有改變英國政府打擊工人的政策，反而令警察有藉口加大鎮壓。要避免暴動爆發，不能單靠學者道德說教、倡議和平，需要組織受壓迫的群眾鬥爭，工人階級愈組織在工會、社區組織和少數族裔團體進行反抗，就愈能將憤怒聚焦在有效的反體制鬥爭，減少渲泄性和破壞性暴動的可能。

但在群眾運動中，率先動武的往往是國家機器，暴力的責任也應落在統治階級，而非群眾。就如梁振英將會動用建制流氓勢力伺機搗亂，與其消極恐懼群眾會「失控」，不如積極組織群眾的糾察隊進行防衛。因此，今天「佔中」搞手發動的約章簽署要群眾自我克制，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本末倒置的。

「佔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佔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佔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但這是突發和自發性的。尤其在香港工會力量相對薄弱下，「佔中」運動需要更早作出準備，今天就應爭取工會支持以罷工強化「佔中」。

不允許政黨參加？

「佔中三子」曾經表示，政黨只能以個人身分參與行動，避免運動被政黨「騎劫」，得到泛民主派政黨附和。這是虛偽的，佔中三子本身就與黨派有很大聯繫。「三子」中的陳健民和朱耀明都是民主發展網絡的成員，而「佔領中環」的捐款也是由民主發展網絡代收。民主發展網絡和中產階級政黨民主黨關係密切，同為2010年「終極普選聯盟」（現則同為「真普選聯盟」）成員組織。在政改方案通過後，民主黨、民主發展網絡和新力量網絡曾共同撰書《寸土必爭：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論述》來為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辯護。

中共向來以軟硬兼施的複雜手段對付反抗運動，沒有人能完全預計運動時發生的一切，因此抗爭目標和策略不可能事前一錘定音。如果確保「佔中」，在運動中必須讓群眾表達不同的意見，決定下一步行動。因此，任何參與者的組織自由是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都有較優越的話語權，尤其佔中三字可以通過主流媒體講述自己立場，但勞苦大眾在佔中只有依靠組織大會、舉起橫額、派發傳單、呼喊口號，去爭取自己的訴求。在運動中，不同的組織派別代表著不同意見，只有容許有組織或政黨參加，才能讓普遍參與者有充足的表達自由，且令政黨和組織的立場曝露在陽光之下。在「個人名義」制度下，少數運動菁英更容易隱瞞背後的議程，背著公眾監督騎劫運動。

準備鬥爭

在地區成立佔中的群眾委員會，並以選舉產生代表，讓社區自我組織和策劃佔中運動。在街頭上的宣傳鼓動也要立即起來進行。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奮鬥，宣傳罷課和罷工的必須性，鼓動民眾準備鬥爭。群眾會逐漸認清這場民主運動也是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PS. 此文同時刊於香港左翼雜誌《社會主義者》第23期內

港府扶貧政策的偽善

文: 左岸

有關貧窮問題的討論這幾年來日漸升溫，香港在近年已成為全球先進地區貧富懸殊之首，也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況：和諧城市》）。大眾對「香港繁榮富裕」這自小被灌輸的概念，已經完全幻滅。

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在9月28日公佈了香港首次制定的官方貧窮線。筆者一心以為港府不論是如何的不濟、腐敗、官僚，儘管是敷衍了事，也略懂攏絡人心之法，算是開始扶貧工作，好讓梁振英班子的民望從不堪的谷底回升。然而，瞥見那條所謂的貧窮線時，卻揭破梁振英政府的無可救藥。

港府向大眾公佈的貧窮線為「入息中位數一半」。簡的來說，單身人士的貧窮線訂於\$3,600，二人家庭為\$7,700，三人家庭為\$11,500，而四人\$14,300、\$14,800和\$15,800。沒錯，單身人士月入\$360才稱得上是貧窮。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本港有131萬二千人活在貧窮線下，計算福利後，貧窮人口則跌至約102萬。數字淡化了香港貧窮的實況。可笑的是，梁振英出席扶貧委員會高峰會時，強調減貧是不可能的事，社會必然存在財富差異。可見，貧窮線不過是花瓶而已，政府不會以此設定實際的扶貧措施。

在最低工資實施後，一般基層市民月入都會超過\$4000，港府居然把單身人士貧窮線訂於\$3,600，明顯過低，形同虛設。在今天樓價物價高企的香港，個人月入\$3,600根本不能應付基本開支。記得在本年公佈財政預算案時，月入超過30萬元的曾俊華聲稱自己是「中產」！

再者，近年通漲猛於虎，7月分按年整體消費物價上升6.9%。去年住戶入息中位數的增長比通漲更低，全港打工仔女的工資都被拖低。通漲特別反映在食物、交通和租金等生活基本需要上，對基層的負擔特別沈重。純粹以入息中位數為標準，等同令窮人的生活水平隨著整體水平降低而進一步拖低。

令人反感的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還擺一副煞有介事的樣子，在政府網頁說：「具體來說，只計算收入無考慮資產，或會將一些『低收入，高資產』人士（如較富裕的長者或退休人士）界定為貧窮，因而誇大貧窮問題。」

香港貧窮問題癥結之一在於港府的房屋政策。現時公屋輪候冊上有22萬戶，但自曾蔭權時代伊始，政府每年只供應15,000個公屋單位，令大量基層市民不能上樓。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發現，香港家庭總數為230萬，而住宅單位數量卻有260萬間，即全港空置住宅單位數量差不多有23萬多間，佔全部的一成左右。不少單位只作炒賣，而非自住用途，造成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手持2,100公頃的官地，但為甚麼一直不建公屋？政府與地產商聯手囤積土地，推高房價。明顯，公屋問題不是由地理因素造成，而是由地產因素產生的。

政府不願增建公屋解決房屋問題，現在卻提出發牌管制劏房，將「劏房合法化」。現今逾20萬的基層只可蝸居於不足200呎的劏房之中，不少單位呎租比山頂豪宅更貴。政府的思維是劏房有價有市，索性合法化。

劏房本身便違反了不少樓宇結構條例及消防條例，根據政府過往監管房屋安全的壞紀錄，可見劏房合法化後只會推高租金，房屋安全不會有任何改善。2010年馬頭圍道唐樓倒塌事件的起因，正正是業主的劏房改變了樓宇結構；2011年花園街排檔大火死的都是劏房住客，反映了劏房的消防設施極為貧乏。

在香港壟斷市場造成小撮人的繁榮幻象背後，是一個20多萬人不能找到「瓦遮頭」，只能任由地產商宰割的「國際都會」。面對無視基層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我們除了起來抗爭便別無他法。反劏房合法化、爭取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是窮人和工人的燃眉之急。



港孩

文: 小毛頭

甚麼印傭、菲傭都來港當工人，直昇機父母的出現，引申至一堆埋的「港孩」出現。更有一種論述指出香港一代不如一代。我認同這一句話，也承認我比上一代人「廢」。社會上更紛紛提出解決「港孩」的指引。

以往我極度討厭工人，為甚麼？因為經常聽到自己的私人事情，吱吱喳喳，與我無關。對於我來說，這是種資訊泛濫的噪音。但沒有最差，只有更差，每日150位強國人來港定居，若是夏健強等人移居本港，本人十分歡迎，可惜不是。強國人的噪音比工人更甚，行為更離譜，也許這是鄰近地區國情吧。

然而，這些都不是我接受他們的原因，那麼是甚麼原因？早前我承認了廢，但不要緊，沒有最廢，只有更廢。工人被港孩當作黑奴，整天對她們呼呼喝喝，而自己則是皇帝，不！這種比喻侮辱了「皇帝」二字，皇帝也有「寡人」的謙卑自稱，應是「大爺」。這班大爺往往學識超卓，比我更厲害。若在職場上單以教科書上的知識，硬碰硬，我必死無疑。但不要緊，反正他們比智障兒童的自理能力還要差，這為我見工帶來優勢。

這些港孩可能聽到別人向他們說「居安思危」，指責他們這樣安穩生活，將來後果自負。當然，他們是不會聆聽。這樣就對了！甚麼「居安思危」是一句垃圾。居安思危，哪麼居危思甚麼？又是思危。那人生便在一個忐忑不安的環境下生活，又有何意義？倒不如安享生活吧！反正過多30幾年，又或不用那麼久，香港由中國殖民地被中國正式收回，到時中央政府當家作主。說不定派你當香港總書記呢！又或派奴僕到你家中侍候你呢！

記著，港孩要港孩下去。我靠你了。



藝術家的迷思： 文化產業與藝術精神 文：華沙

先是由Kolor 及ToNick 等獨立樂團掀起的band sound 熱潮；後是由低俗喜劇及狂舞派引爆的港產片revival浪潮。香港人這3年來好像重拾了自90年代便一直失落了的「香港文化自我認同」(諷刺地，這都是由一直廣被鄙棄的次文化所帶動)。香港的一些文化評論員高呼，港府是時候仿倣韓國，大力推動本港的文化產業了，以力爭香港在世界的席位了。現在，問題不是「如何推動文化產業」，而是「應該推動文化產業嗎？」。

文化研究的法蘭克福學派向來以猛烈批判大眾文化見稱。學派的支柱，Adorno 及Horkheimer 在他們於1944年寫成的《啟蒙辯證法》一書提出了「文化產業」這一概念。他們說文化產業不過是現代工業社會標準化、量產及消費主義的成就，而「藝術」之名不過是個幌子。作為neo-Marxism的學者，兩人更推進一步，宣稱文化產業顯出無情的一致性，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統治的工具(亦可稱軟性洗腦)，好讓資本主義及工業化的力量扎根於大眾的心靈中。這種論調在近代受到不少抨擊及質疑，不少藝術家亦經已以行動推翻此說(如Andy Warhol便是一位以量產聞名的pop art 藝術家，證明量產可與藝術共存)。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產業的確是工業化、標準化及量產的成果。但工業化、標準化及量產的成果-----文化產業對藝術來說，是好是壞？

從「文化產業」一詞中便可探出端倪，文化產業是文化的工業化，文化產業視文化為一項工業。在憎恨商業化的藝術家看來，「文化產業」是再卑劣不過的事。文化產業代表了藝術淪為一門生意，文化產業代表了藝術淪為一堆數據，歪曲及異化了藝術。在推動「文化產業」的高官眼中，文化產業不過只是一盤象徵香港競爭力的數字，「人文價值」及「精神昇華」都不是重點，「產業」只是一盤生意罷了。荷里活電影可謂是最赤裸的文化產業，大家都知道絕大部分荷里活電影不過是一門製片商的生意，一個市場，而非一門藝術。

當然我們都知道製片商、唱片公司、拍賣行都是藝術生態圈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終究，「金錢是必要的邪惡」，不論藝術家多麼抗拒金錢，仍是要維生的，沒有上述的商業機構，藝術家根本無法生存，以Damien Hurst 為首的YBA (Young British Artists) 一代人不也能在商業化的同時繼續創作優秀藝術嗎？但問題癥結在於「文化產業會歪曲及異化藝術」。這種異化不單純是上文提及數據化的

原則問題。文化產業更會影響大眾與藝術的關係。

文學評論家F.R. Leavis 曾稱，每個年代都會有一小撮人對藝術有著深刻而睿智的見解，他們會擔當人類文明繼承者的角色教化大眾，推廣藝術。但很可惜，香港雖不乏缺乏有能力鑑賞的人，但卻缺少教育大眾的人。在藝術教育不足的情況下，大眾作為欣賞者缺乏主動性，往往會拒絕思考，不為藝術品賦予意義，令藝術品只成為一樣純美學的展現，又或是一種純官能刺激，殘缺不全。同時藝術很大機會走上商品化的道路。這並不是說村上隆那種商品化，而是指受眾的主觀意識將藝術商品化。例如在今年5月M+: Inflation 充氣展覽中，不少香港市民到場只為一見曹斐的「珠玉滿堂」(巨乳豬)及Paul McCarthy 的Complex Pile (巨屎)，先是訕笑作品的外貌，隨後拍照post 上facebook 或instagram (筆者目睹不少是自拍)呢like，接著鬆人。Andy Warhol 的展覽亦為如是。如此的商品式消化明顯缺乏觀賞藝術作品應有的沉澱。受眾不是欣賞藝術，而是消費藝術。(誠然，教育大眾的藝術觀相當需時。但香港忽略的是藝術教育，往往認為多搞exhibition 便可提昇大眾的水平。)

「文化產業」如上文所言及，是商業化了的藝術，是一盤生意。出於商業考慮，製作人(不是藝術家)只會以大眾的文化水平製作文化產品，如大眾只是一群俗眾，產品的文化水平絕大部分都會是淺俗的。自幼接受這些文化產品的洗禮，被軟性洗腦，便會將藝術與文化產品安於同一觀賞水平上，難以真正欣賞藝術。

說穿了，文化產業只是生意，談不上藝術。人文精神的提升只可在真正藝術蓬勃時才可達成。藝術家應拒絕被文化產業的資本機器收編，而應堅守藝術的陣地。商業本身不是大問題，但當商業扭曲了藝術時，商業便是一個天大的問題。



我們自牙牙學語一刻開始，即與「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小學第一課便是教導一眾莘莘學子認識五星紅旗、每逢十月一日，《義勇軍進行曲》在街頭奏個不停、四年一屆的奧運會，政府總會大肆宣傳中國運動員的佳績及捷報。「精忠報國」四個大字，不僅刺上了岳飛背上，也烙進了大家心中。不論是「愛黨等於愛國」抑或是「愛國非愛黨」，愛國似乎天經地義，無可厚非。但在堂皇的面紗下，愛國主義其實是一頭野性難馴、兇殘、危險的猛獸。

愛國主義叫人高傲自負。不論是中外，任何一個國家所提倡的愛國思想皆強調國民優越性。一個國家的國名便可充分顯示其給自身安上，而憑空假設的優越性。19 世紀英倫的帝國主義燃及全球，其殖民地遍及全球。自此，英國一直以「大不列顛」自居。於英文中，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 中的「great」除了有國土遼廣，還有偉大之意。「大不列顛」中充滿著傲氣。「中國」有自認世界中心之意，極度自大。「日本」有日的起源之意。「大韓民國」中的「大」亦甚具自大的意味。被這些甚麼「大」、「中」、「本」日久浸淫下，造就出的一大群極度自大的愛國主義者，自以為有一種與身俱來的優越感，自以為其祖國是世界最優越的國家-----所謂的愛國主義自負便是由此而來。

愛國主義還具有破壞性力量。一戰後，意大利人因不能如願在巴黎和會上取得阜姆，大為鼓譟。當時一名愛國詩人鄧南遮即率領2000 名愛國分子強行占領當時屬於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王國的阜姆。愛國主義難道沒有侵略性嗎？二戰中的軸心國三國皆提倡強烈的愛國主義(納粹德國更進一步提倡民族主義)。憑著製造一浪浪愛國主義運動，他們成功徵召及打造數百萬名冷血的殺人機器，為國上前屠殺他國的人民。也許有人會反駁，這不過是洗腦造成的，與愛國主義無關。但近年在中東肆意殺害及虐待當地平民的英美士兵呢？英美兩國有任何洗腦計劃嗎？他們的暴行與愛國主義強調的國民優越性沒絲毫關係嗎？上世紀的北愛獨立分子一直為北愛回歸愛爾蘭多次策動恐怖襲擊，造成民間恐慌及多人死傷。在中國，「名留青史」的五四運動，失去理性的愛國青年焚燒章宗祥的宅第，並毆打章宗祥這些所謂的「賣國」官員，又是確當的行為嗎？反日暴徒砸壞日產汽車，四處破壞，不也是被愛國主義驅使的嗎？愛國主義不單令人自負，更會令人的情緒凌駕於理智之上，令人產生暴力傾向。Samuel John-

毋須愛國 文：左岸

son 說：「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一語道破愛國主義的本質。

在根本上，愛國主義更會分化人類，令人類不能達至大同。我們自出世便被安上了不同國籍。但國籍只是被社會頂層的菁英階級安上的。人類生存了幾百萬年，只有近幾千年才有國家的出現，才有國籍的出現。可見人類本身是一體，並無分甚麼英國人、中國人、美國人的。當我們與外國人交談，我們說：「我是X 國人。」而他們說：「我是Y 國人。」便暗示了我們兩者有根本上的差異和分隔。愛爾蘭學者Benedict Anderson 在其經典著作*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中指出「民族」不過是個想像的共同體，純粹是一種群體想像。但荒謬的是我們卻因這種想像把人類分隔了上百種起來，有了隔閡，甚至還互相仇視-----試想像一個中國的愛國青年怎能和一個日本的愛國青年坦誠溝通？

當哲古華拉在玻利維亞被俘時，被問道：「你是古巴(他的久居及發跡地)人還是阿根廷(他的出生地)人？」哲古華拉沉思了片刻，並如此答道：「我是古巴人、阿根廷人、玻利維亞人、秘魯人、厄瓜多爾人，等等.....你應該明白的。」國籍只是了無意義的標記。

可笑的是人類總有一種排外的天性，在地上撒一泡狗尿就說這是他們的領土和國界，拒絕與他人分享。國家和國界是成立地球村的最大窒礙，愛國主義是火上加油的流氓。民族主義廣受抨擊，那為何愛國主義就並無不妥？打碎國家機器、抹去國界、捨棄愛國主義才是世界和平大同的出路。國家-----一個人類信奉了幾千年的信仰是時候被丟棄了。終究，沒有繁瑣而無謂的國界的世界地圖，方為最美不過的。



普選：一個基進觀點

文：卡廷

香港人爭取普選，也有十多年了。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無一不是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每年七一，香港人都會走上街頭，高叫「XXX下台，還我真普選」。但在爭取普選權（即參選權、投票權及提名權）前，我們更應認清普選是甚麼-----或-----我們需要的，是如何的民主社會。

香港人一直有一種崇洋心態，一切以歐美為標準。不論是泛民、佔中三子，還是十九才子都會說：我們的目標是西式民主普選。

稍為對政治學有所涉獵的人都知道，西式民主源自希臘雅典。古雅典人在廣場以直接民主方式決定政策，選出領袖。在漫長的黑暗時代過後，啟蒙時代的學者向當時的君主集權王朝提出了質疑。由美國獨立戰爭及法國大革命間接引發的18世紀至19世紀一系列歐洲革命後，民主普選才成了西方的「傳統」，在歐洲列強的霸權下成了「普世價值」。縱然名叫「普選制」，但歷史上大部分時期都沒出現真正的普選：選民資格往往受限於種族、收入、性別、宗教及性取向。

馬克思曾言：「(資本主義的) 普選制，不過是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鎮壓人民。」我們今天看似平等的普選制，其實是透過歷史上大大小小的社會抗爭及群眾運動完善起來的-----不-----與其說是完善，不如說是群眾運動迫使統治階層讓步，令普選制看起來較美觀一點。正如上文提及，普選制有一段很長的時期對選民的種族、收入、性別、宗教及性取向限制得相當嚴格。如是，窮人沒有投票權，有色人種沒有投票權，女性沒有投票權，LGBT沒有投票權。譬如英國在一戰前貧民並無投票權；美國在黑人平權運動前黑人亦並無投票權。

現今在英美的所謂平等普選文化是經多次工人運動、女權運動等社會抗爭而形成的。從這一堆鐵一般的史實，我們會發現普選制的本質就是權貴的工具、為權貴服務的制度。若當時的群眾不起來抗爭，掌控社會的菁英階級壓根兒不會解除那一堆不平等的限制，現在的普選制仍會與100年前沒兩樣。也許有人會問：「普選制現在已變得平等了，這不是普選制正當性的體現嗎？」但社會上的1%從前亦只因99%的反抗而被迫讓步，改善普選制。菁英階級在受壓時並沒把普選制推翻，而是選擇把它改善，這是為何？這是因為他們已確保了普選制，這個屬於他們的工具不論在表面程序上如何改變，普選制在核心在本質上只會永遠為服務他們自身的利益而存在。如果只靠投票便能令社會作出根本性

的改變，那1%的人只會將普選制變成「非法的勾當」。

1973年，受美國秘密資助、由大獨裁者皮諾契特領導的智利軍方推翻當時經普選產生、由阿連德籌組的社會主義政府的那場政變，便是普選制只單純作為民主煙幕的最佳證明：普選結果一旦危害到權貴們及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很可能會不擇手段的維護自身利益，不惜推翻選舉結果，鎮壓新政府及廣大民眾-----阿連德最終遭殺身之禍，軍政府的獨裁統治亦維持至1980年。

在泛民眼中，美國看似是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民主楷模。但其選舉制度本身便是壟斷性的，為資本家服務的。若中國是一黨專政，美國則是兩黨專政。民主黨經常被描寫為左翼，共和黨一直便描繪為右翼。然而，從宏觀而言，兩黨的政治取態都是不折不扣的中間偏右。而兩黨獨大不只因為兩黨歷史比其他美國政黨（如綠黨）歷史悠長，而更因他們有大量大企業及財閥支持。每到國會選舉，大企業都會大量「泵錢」給代表它們利益的候選人作為選舉經費，在宣傳上大灑金錢。因選舉時接受了大企業的捐款，為確保雙方在未來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進入國會的議員其實只為贊助他們的財團發聲、服務，而非支持他們的選民。美國總統選舉經費限制一向以過低見稱，競選經費數以億計，錢從何來？明顯所謂美國式民主普選不過是大企業資本家掌控的工具。那些議員、總統不代表人民，而是代表商家。可悲地，美國不過是資本主義民主普選的冷山一角。

但這不代表我們不應爭取真普選？答案是否定的。香港的民主根基只有區區二十多年，普遍民眾仍未建立起民主傳統。爭取普選及參與普選的過程都有利民眾建立民主傳統，提高他們的意識。同時，所謂「真普選」的到來最終只會向對它充滿憧憬的群眾揭露出自己腐朽的本質-----剝削大眾，維護少數人的利益。大家最終只會明白普選制並非真民主，而繼而投向更進步、真正捍衛大多數人民權益的工人民主制，正如巴黎公社的公社議會般。

真普選是香港民主進程中無疑是重要的一頁。但即使真普選方案落實，由民選產生的新政府很可能亦只會維護著權貴而背棄普羅大眾。但無論如何，力爭2017真普選刻不容緩。香港的前程此刻就在我們手中，歷史的路向就在我們足下。

評香港電視發牌風波

文：亞美菜喵

一個平平無奇的下午，在特袁政府被菲律賓人質事件與阿難諾3世談判之事搞到7手8腳之際，突然傳來一個轟動全城的消息：政府將公佈免費電視台牌照申請結果。意想不到的，萬眾期待，坊間皆指製作水平高，被視為獲發牌的大熱門的香港電視，竟然不獲發牌，只有兩家傳統電訊行業壟斷企業，電訊盈科及有線寬頻的旗下公司奪得牌照，普遍市對政府無清晰交待不受牌的原因大致上反感。支持香港電視獲得牌照的Facebook專頁更於短短1日獲得新25萬人讚好，民意整體一面倒，對政府之莫須有的處理手法極為不滿。

有人說這是官商勾結，是政府為了保住李氏商業王國（電訊盈科）和九龍倉（有視電視——奇妙電視）在電訊業的既有利益；亦有指是阿爺指令，要方便控制香港大眾媒體，防止反動勢力有任何擴張餘地。不論事情背後真相如何，讀者支持那邊，站在中共、本土派，還是普通一個想或不想看-May姐一路笑一路煮雞汁的電視觀眾，真相如何，我們無法知道。不過，在這裡有幾樣野要make it clear 嘅.....

1.王維基唔係什麼反政府英雄，他從未說過搞電視台是為了言論自由和做反中亂港基地，亦不是本土派的朋友（利用工具），他沒有本土派的火同埋野心，事實上他是前浙江省政協。

2.今次事件嘅政治部份如下，明顯阿爺，特袁，TVB同ATV各自有份玩野。首先，阿爺只喜歡看他喜歡的電視台，聽他合耳的聲音，任何不穩定性，離開阿爺心目中的時間表，影響SO CALLED香港長期經濟繁榮穩定，再影響中國長期穩定地利用香港法治系統進行搵錢彰顯國勢的事，最好不要出現。特袁，唔駛估啦，傀儡政權，要配合阿爺。TVB，花生友，心想特袁一定唔做野，一講發牌，佢無符，咪吹下要告到你甩褲囉。ATV，同淨心BB一樣，景仰阿爺，但除了賽馬直擊，無人會喜歡睇，但發爛渣都無人聽到。

3.不少人以為今次似國教，係政治危機，於是三五成群拉大隊去政總公民廣場趁熱鬧，唔太知咩事，見係反政府，就想試下咩叫社會運動，學下黃之鋒咁。（好像64集會，有人玩啤牌，有人盲目跟朋友去，有人去到維園先驚醒原來平反64係愛國行為.....）。

事實上，除了創意工業再一次被特袁政府泯滅之外，我唔覺得今次顯露了什麼特袁政府新的政治任務，反而大

家個focus可以放番在689個人身上，同埋佢嘅管治模式上。

689上任，很多人之後都事後孔明，話豬好過狼。其實，大家都知，狼，是有計劃地襲擊獵物架。今次事件正正能反映狼的特質，689今次好明顯違反了港英政府留下的管治原則：程序公義。首先，689同行政會議於審批3個免費電視牌照申請時，全程閉門操作，無時間表，無公開進度。另外，審批准則模糊，很明顯香港電視於節目製作時數、投資額、基礎設備等範圍均不遜於其他2個申請者，只有因原有香港寬頻的電訊網絡不及電訊盈科和有線寬頻，令香港電視開台後的訊號覆蓋率只有66%，此問題亦可於申辦牌題後由政府部門解決。由此可見，行政會議於審批申請時，或對申請者另有要求，沒有按照恰當程序和一致門檻審批，加上在否決香港電視的牌照申請時，亦未能給予市民一個合理的解釋，更以言語偽術，不斷迴避市民、記者、廣播業行家及立法會議員的質詢，企圖逃避責任，亦違反程序公義精神。

實際上，我認同大家上街，再繼續睇May姐煮雞汁都唔係辦法，爭取一個有潛力，有質素，有新意的電視台，為香港廣播業引入新競爭之餘，為政府不公義而破爛的處事手段抱不平，我絕對贊同。但從10月20日的遊行中，遊行人士雖說有抱打不平的志氣，但當中不少人卻是籠統地視今次事件為國教2.0的反政府活動，但根本事件的政治意味不高，只是市民對689上任以來積壓不滿的一次宣洩的良機。遺憾地，示威場地公民廣場，變成了左翼份子（不淨指中共擁護者）和本土派的角力場地，示威的焦點和軸心模糊了，大概這是香港社會運動的普遍現象吧。



閱讀包膠

虛幻的夢 ---- 《大亨小傳》

文: 劍之

這只不過是一個帶有悲劇色彩的愛情故事。尼克在長島定居後，認識了鄰居蓋茨比，一個經常在家舉辦大型奢華聚會以顯示其闊綽的富豪。後來尼克發現蓋茨比這麼做的目的是爲了贏回初戀戀人黛西芳心。五年前，他們如漆如膠，但在蓋茨比參加一戰期間，黛西竟利欲熏心地嫁給了家財萬貫的纨绔子弟湯姆。湯姆喜新厭舊，和多個女人有染。故物欲的滿足沒能填補黛西精神上的空虛。隨後她與蓋茨比重逢。舊情複燃。但其實黛西已不再是蓋茨比記憶中的純情少女，而是一個自私庸俗的美麗軀殼。蓋茨比的美麗舊夢終被打碎，但他對仍無法割捨那個夢，以至引來了湯姆的報仇。在一次酒後的車禍中，黛西與湯姆一道嫁禍于蓋茨比，以致最後死者的丈夫開槍打死了蓋茨比。蓋茨比最終徹底成爲自私而殘忍的黛西的犧牲品。尼克從頭到尾的目睹了這一切，對東部的虛偽世界徹底失望，于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相信大家都會爲蓋茨比的坎坷命運感到悲傷，爲黛西自私冷漠的做法感到憤怒。然而，查閱了其寫作背景和作者的生平之後，我找到了另一個世界。

首先，寫作背景。本書創作于一九二五年，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紐約市及長島爲背景。那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以英法美俄爲首的協約國獲勝了。作爲主要戰場的歐洲，被戰火破壞的慘不忍睹。世界經濟和文化的聚焦點離歐洲而去，剩下的只有支離破碎的國家，和百廢待興的家園。

然而，在地球的另一側，美國，卻幸福的享受著勝利的果實。美國在戰爭後期加入使其輕而易舉的獲得勝利。所以，世界的中心移到了美國。一夜之間，上帝似乎把所有的恩賜都賞給了美利堅。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得美國人的物質生活迅速提高。

但戰爭的殘忍和血腥卻是公平的。一些傳統價值觀都被嚇壞了，例如民主，自由，宗教信仰。他們曾經堅信的上帝沒能在戰爭中保住他們親人的性命。他們堅信的民主制度沒能每一場戰爭都給他們帶來勝利。除此之外，對於一些年輕人而言，還沒目睹戰爭的殘酷，勝利就降臨了，奇怪的榮譽感油然而生。他們變得莫名的高傲，自豪。叛逆的一代出現了，他們不再相信傳統，要求廢棄傳統，但又不知道自己什麼。夜夜笙歌，舞會，酒精和縱聲歡笑填補了他們這一

空虛的心靈。物質主義興起。爵士時代降臨。這個時期的美國夢，就是賺取大量的金錢和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成爲上流社會的貴族。名與利成了他們畢生追求的東西。在這片充滿機遇的土地上，人們只要遵循一組明確的行爲准則去生活，就有理由實現物質的成功。這個就好比一個在半空遊蕩的色彩斑斕的大氣球，令人看得眼花繚亂，神魂顛倒。而本書的故事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我們不難發現，故事中各個角色的性格是如此的符合當時所流行的思想，例如湯姆的自私自利----個人主義，黛西的貪婪----金錢主義，蓋茨比的追求----美國夢。這一切，都是如此的相似。

然後，作者生平。

弗•司各特•菲茨傑拉德，于一八九六年生于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的一個商人家庭。他的魅力無人可擋，以至於多年後他和很多朋友都鬧翻了，如老友海明威。可所有這些朋友仍在回憶錄裏講述了他渾然天成的風度和英氣。他的母親的娘家本是極有錢的，可惜龐大的家產到他幼年時已所剩無多。他大學還沒畢業就應征入伍，一九一八年升爲中尉，一九一九年退伍。隨後他以抄寫員的職業爲生，並業余時致力於創作。一九二零年他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此岸天堂》並一舉成名，隨後在一九二五年發表了其代表作《大亨小傳》，大獲成功。但功成名就的他，最後因酗酒引起的心髒病于一九四零年去世，年僅四十四歲。

他的一生就這麼簡單嗎？當然不是。我隨後找到了一些關於他的感情生活的記錄。看完後我才發現，正是這些看似無關重要的情情愛愛，打造了他，打造了蓋茨比。

念在他外祖父的面子上，他獲得了進入上流社會的門券。在一九一五年一月五日的那個晚上，他第一次陷入了愛河。在一個新春聚會，他和十六歲的吉內瓦，芝加哥四大金花之冠一見鍾情。只可惜吉內瓦來自名門望族。她的父親用一句：“窮小子休想娶富家千金。”，終結了這段戀情，給了他難以磨滅的恥辱。

隨後傷心欲絕的他去了前線。一九一八年七月，吉內瓦的婚訊更讓菲茲傑拉德絕望。但之後，他認識了生命中另外一個女人，澤爾達。他們很快地就訂了婚約，但是由于菲茲傑拉德沒能獲得事業的成功，婚約第二年就終止了。

之後他創作的小說大受歡迎，讓其成爲了一個有錢人，一個上等社會的人，也贏回了澤爾達的芳心。一九二零年，他結婚了。他們放縱無度，夜夜笙歌。妻子的揮霍無度，使他不得不拼命寫作，以致寫出了一些爲了討讀者歡心的不入流的作品。一九三二年，他的妻子換上了精神分裂症，住進了瘋人院。他的酗酒習慣也嚴重影響了創作的水準。最後，一次因酗酒引發的心髒病結束了他短暫的一生。生前風光的他，最後卻以簡陋的葬禮，向這個世界告別。

看完他的感情生活，我才發現，《大亨小傳》其是一本半自傳性質的小說。蓋茨比的遭遇正是他自身的故事，更是那個歡聲笑語的爵士時代的真實寫照。

蓋茨比窮苦的出身，不正是他自己的出身嗎？不正是那個時代普通美國年青人的寫照嗎？他們都是窮小子，都是窮士兵。

蓋茨比和黛西那浪漫但沒有明天的愛情，不正是他和吉爾內的故事嗎？不正是那時被物質主義汙染了的愛情嗎？浪漫的邂逅，卻敵不過物質主義，敵不過金錢，敵不過那時美國上流社會的高傲。

在蓋茨比父親珍藏的那本被他兒子翻爛的《牛仔卡西迪》書的封底前頁上，蓋茨比年輕時寫下的作息時間表和自勉的箴言實際上就是富蘭克林、卡內基等人的教誨和夢想，也是那個時代的美國年輕人，包括菲茲傑拉德，所信仰的信條

蓋茨比努力把自己變成上等人（令人懷疑的牛津出身，價值千萬的豪宅，數不盡的華麗襯衣）的經歷，不正是他的奮鬥經歷嗎，不正是那個時候的“美國夢”嗎？他們都爲了對愛人的那個夢，爲了贏回愛人的芳心，爲了獲得所謂的成功，想盡辦法獲得名譽和財富。他們考手段追求富裕物質生活的“美國夢”，以爲有了金錢就可以得到一切，包括所失去的一切。結果，他們都沒能成功。無論是黛西還是吉內瓦，她們都不是當年的純真女孩了，她們都選擇了物質，選擇了奢華的生活，都選擇了有錢的公子。即便蓋茨比或者菲茲傑拉德重新得到了自己的愛人，所得到的，也只不過是美麗但虛榮的軀殼，而不是那個夢裏的戀人了。那些年青人得到的，只是無盡的空虛，和迷惘。到底自己奮鬥了一生，追求的是什麼？

所謂的「美國夢」是一種信念，也是一種欲望，一種夢幻，認爲在這塊充

滿機會和財富的土地上，人們只要遵循一組明確的行爲准則去生活，就有理由實現物質的成功。蓋茨比則代表美國夢。他誕生在一個與高層社會沒有聯系的家庭，但卻成了一個百萬富翁，由此他代表這美國的成功。但同時，他也代表著美國夢的破碎。他花了畢生的精力，雖然獲得了富貴，但他所追求的那盞小綠燈背後的黛西，卻依然離他而去。而蓋茨比其實是菲茲傑拉德，和那時美國年輕人的縮影。

蓋茨比那豪華的生活，那夜夜笙歌的豪宅，那燈火璀璨的晚宴，那一擲千金的日子，不正是菲茲傑拉德成功後的上等人的生活嗎，不正是那時繁華的美國社會的真實寫照嗎？

湯姆的傲慢，不可一世，專橫，內心的卑俗，不正是那些膚淺的富豪的影子嗎？那個以享樂爲人生最高目標的資產階級小姐黛西，沒有思想，沒有情操，淺薄虛假，百無聊賴，無所事事，絕不可能爲實現蓋茨比的夢想去犧牲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不就是那些千金小姐嗎？

尼克則代表著美國的傳統觀念和道德准則。他對蓋茨比准求失去的幸福的夢幻有著中肯的批評，對講究外表而內心低俗的湯姆和黛西進行了公正的鞭撻，也一陣見血地指出了社會的虛偽----無人過問蓋茨比的死亡。

蓋茨比最後沈浸在無法實現的夢中無法自拔直到死亡的悲劇，不正是菲茲傑拉德最後郁郁不振，酗酒致死的悲劇嗎？不正是那個時代的美國人，奮鬥一輩子，才發現自己最後得到的只是一種空虛的那種悲哀嗎？

蓋茨比生前賓客盈門，死後的葬禮卻無人參加。這種諷刺，不也是對那時人們的虛偽，無情，冷酷自私的批判嗎？

最後，我明白了。蓋茨比之所以了不起，是因爲在那個被金錢所汙染，冷酷自私的時代，他卻依然可以保留著一份純情，一個純真的夢想。然而，這不一定是好事。在一個無情的社會中，純真換來的，可能是欺騙，或死亡，就像可憐的蓋茨比，就像那時的美國青年們。想到這裏，我不僅對那個時代的紙醉金迷感到憤怒，更爲那個時代中迷茫的一代感到惋惜。

這是一首為破碎美國夢而作的悲歌，一篇對虛偽的爵士時代的批判，和一種對那些飛蛾撲火似的美國年輕人的悲哀。

卡繆 – 《異鄉人》

文: 華沙

與George Orwell 的情況相若，卡繆 (Albert Camus) 最近在華文文化圈不知為何又遭到重新發掘，又一次被人提起他的名字。《異鄉人》及《瘟疫》被重置到誠品的熱賣專櫃不是甚麼令人咋舌的事-----令人咋舌的是他的筆記本《卡繆札記》竟然在兩年間先後重版了第一及第二卷，而且反應相當不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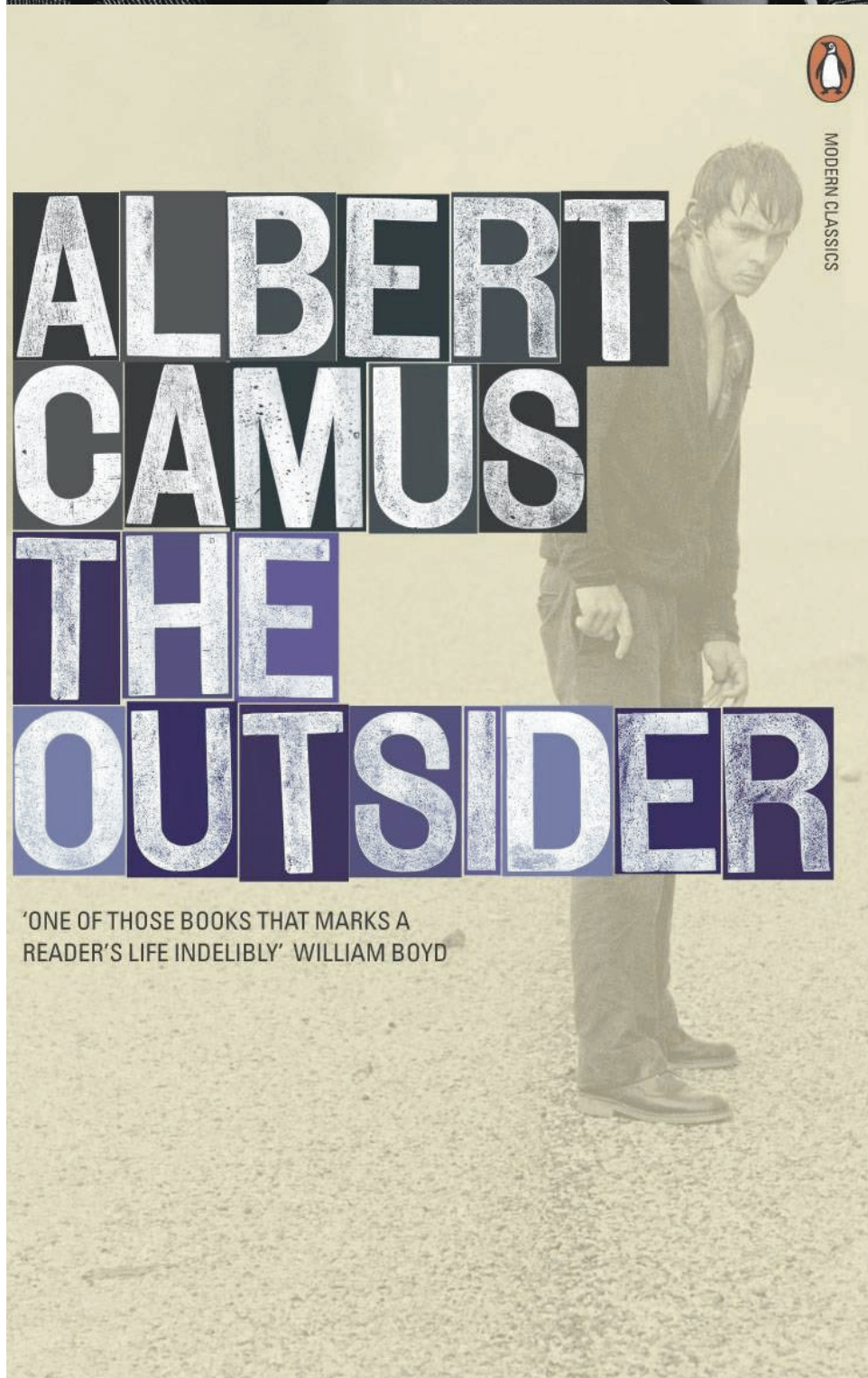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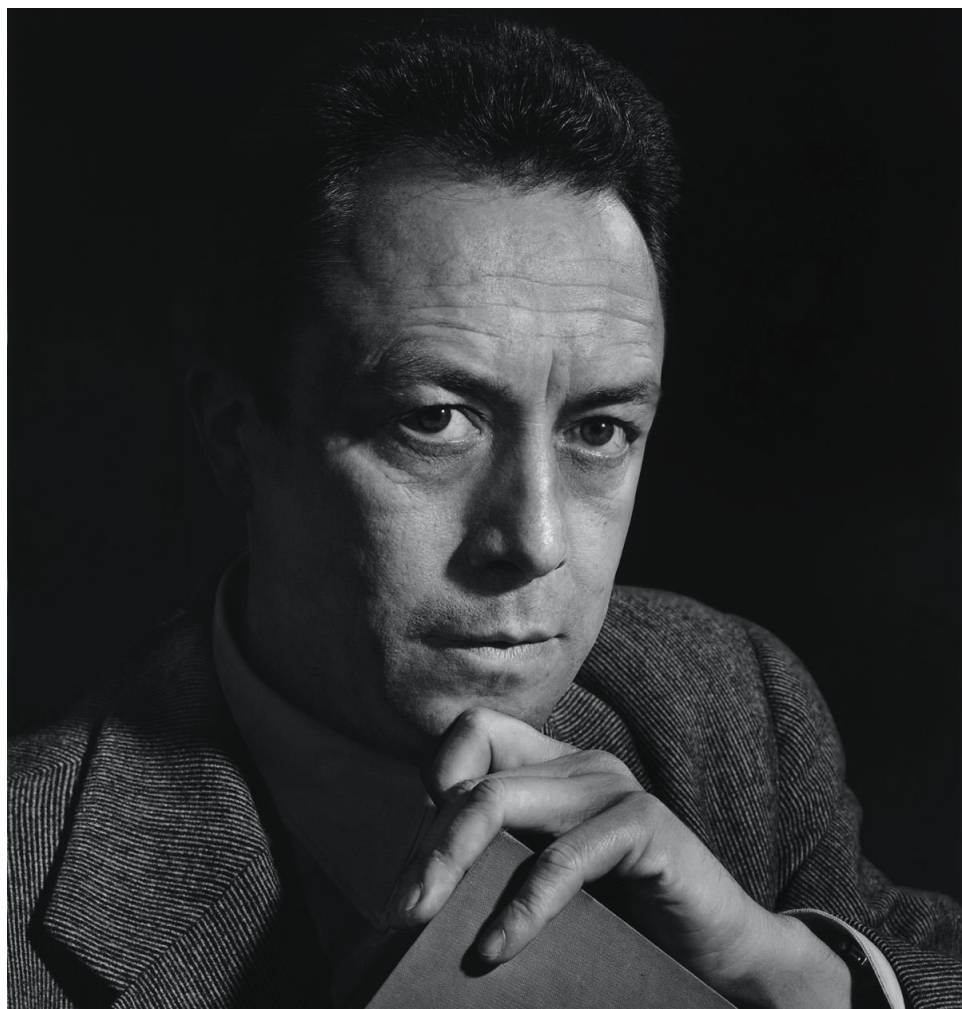
卡繆的一生充滿傳奇。作為一個生於阿爾及利亞的francophone 作家，他不單在小說、詩歌、劇作方面有著重大成就 (1957 的諾貝爾文學獎便是歸他的)，他的政治生涯更影響著成千上萬的讀者。在納粹德國的佔領時期，他參與了地下反抗活動；戰後，他先後投身馬克思主義及無政府主義陣營 (如此左翼的立場或多或少受到其友人沙特影響)。如果說《瘟疫》是部甚為共產主義的作品，《異鄉人》則洋溢著強烈的無政府主義氣息。

《異鄉人》從表象看來，是部思考法律的作品。在不慎射殺阿拉伯人後，主角馬修受審時，法官及檢察官大部份時間只質問他「在其母親的喪禮上有否落淚」，「在喪禮後有否吸煙飲酒」這類與案件完全無關的問題。在尾段，法官便因馬修在喪禮上沒有嗚咽飲泣而宣稱馬修是個「冷血」的人，並判之以死刑。卡繆以馬修的悲劇向法律體制作出指控：法律是荒謬的，法庭是草菅人命的行刑場。另外，馬修事實上只要謊稱他在喪禮上只是強忍淚水，便可脫離死神的招手；但馬修恥於說謊，他這耿直的性格最終卻令他被送上死刑台。這暗示法律往往懲罰老實人而包庇騙子，有著根本性的不公。這種向法律的控訴往往令人憶起同屬現代主義文學，卡夫卡的《審判》。

但《異鄉人》不單單只是對法律的控訴，它更是對社會規條的嘲弄。卡繆以馬修提出一個疑問：「沒有感情的人是不道德的人嗎？」馬修對母親的逝去感到可惜，但卻沒有悲痛之，沒有落淚；女朋友提出結婚的主意，馬修的反應卻是：「沒所謂。」馬修與一直人不同，他過著physical life 而非emotional life -----只有散步、游泳和性行為才能為他帶來愉悅。但一般人卻將他這種與生俱來的特性視作「冷血」、「令人不寒而慄」。在小說結尾，馬修望著鐵窗外的景象，只想在行刑當天群眾以咒罵送他最後一程，卡繆在此為馬修注入了不少悲劇英雄色彩-----馬修不是傷風敗俗的魔鬼撒旦，而是看透社會規條空洞的悲劇英雄。

卡繆繼承了現代主義文學 (尤其是所謂的「存在主義」文學) 先驅如卡夫卡及喬伊斯 (James Joyce) 的時空建構技巧，去除了不少戲劇性時刻 (dramatic moments)，取而代之的是甚長篇幅的景物描寫及心理描寫。在《異鄉人》中，卡繆費了不少篇幅交代馬修下午至傍晚安坐在陽台上時所見的一切景物。無疑，這段描寫對推進故事情節完全無效，但卻塑造了小說的時空質感 (texture)，令讀者感受到故事世界的真實性，從而避免了一段通俗小說及古典小說講求戲劇性時刻，並只著墨於推進故事情節而造成的時空斷裂。

近年香港的司法獨立被受質疑，社運人士紛紛被送上法庭及審判刑。卡夫卡的《審判》與卡繆《異鄉人》就如一部預言書一般，向大眾揭示法庭的暴力，向大眾警告法庭的危險性。



Manic Street Preachers – Rewind the Film

文: 華沙



《Rewind the Film》是隻絕對會令廣大樂迷及樂評人大跌眼鏡的專輯。這當然不是指這是隻爛透了的專輯，而是，一隊玩了hard rock 上近三十年、曾宣稱自己的音樂「louder than bombs」的樂隊在2010的前作《Postcards from a Young Man》還是正正常的玩他們的搖滾。但到了2013年，他們卻一改曲風，變了非常的acoustic，一下子除了過去近三十年的搖滾樂影子。

Title track 《Rewind the Wind》，找來了Richard Hawley 當主音。沉厚的嗓音吟唱著「Rewind the film once more/ Turn back the pages of my post/ Rewind the film once more/ I want the world to see it all」，猶如一個老人凝望著大海，在回憶自己一生，蒼涼而沉重。Manic Street Preachers 在《This Sullen Welsh Heart》及《4 Lonely Roads》分別找來Lucy Rose 及Cate Le Bon 合唱。兩首都是相當適合在清晨細聽的歌曲：感傷、憂鬱、清新、優美。《Show Me The Wonder》是全碟唯一大量出現電結他的歌曲，並以色士風伴奏，令全曲充滿愉快、活潑、樂觀的節奏，令人會不其然的跟著節拍搖擺起來。

Manic Street Preachers 曾說過：「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ontradict ourselves.」不知是否就是指這張《Rewind the Film》。全專輯洋溢著一種很「英倫」的氣氛：大海、白霧、清晨，是一張相當morning friendly 的大碟。Manic Street Preachers 的死忠在此刻也許正大呼「回水」，但搖滾搖了三十年了，靜下來，rewind the film，又何嘗不是一件好事？

仙樂飄飄處處痕

ONE OK ROCK – <人生×僕=>

文: 梁添 § 小蟹柳治



「J-POP? 點夠K-POP 鬥啊!出名既咪又係得AKB 同埋個d 動漫音樂。」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就大錯特錯。

事實上，日本有不少具備實力的樂團，如這篇介紹的ONE OK ROCK。ONE OK ROCK 是一支日本的搖滾樂團，成立於2005 年。叫ONE OK ROCK 是因為成員初成立時都是高中生。他們只有周末才可以練習，從週六半夜一點開始到早上。此外，由於日本「R」與「L」的發音相同，並且將「O'C」改成「OK」而成了他們的團名。

ONE OK ROCK 一直都沿著pop-punk 的style 進發，當中亦帶點alternative 及metal，被視為日本搖滾界最有潛力的團體。其實J-POP 搖滾樂團在J-POP 音樂界的道路上亦不易前進，經歷過80、90 年代安全地帶、X JAPAN、LUNASEA、GLAY、MR.CHILDREN 等搖滾樂團所帶領的日本搖滾界光輝歲月後，日本搖滾界的地位亦開始在千禧年後被AKB、嵐等流行音樂團體及動漫音樂所取替。漸漸人們就開始忘卻日本的搖滾樂團，認為J-POP 只有AKB 及動漫音樂。

不過，ONE OK ROCK 的成立使一班日本年青人甚至世界各地的人開始重新留意日本的搖滾樂。經歷過首張專輯<奢侈病>推出後一炮而紅後，ONE OK ROCK 至今已推出六張專輯，其中最新的專輯<人生×僕=>更在全亞洲大受歡迎。

<人生×僕=> 於2013 年3 月6 日發行，曲風較上一張專輯<殘響Reference> 更具歐美味道，更請來Avril Lavigne 製作專輯內其中一首樂曲。

<The Beginning> 是此張專輯推出的第一首單曲。主音TAKA 的英式唱腔非常標準，歌曲亦非常接近英式搖滾風格，

是其中一首獲樂迷高度評價及歡迎的歌曲。簡易的歌詞使人們聽起來非常澎湃，如「So stand up, stand up (Just gotta keep on running)/Wake up, wake up (Just tell me how I can)/Never give up」，再加上TAKA 近乎吶喊的聲音，帶給人們一種熱血沸騰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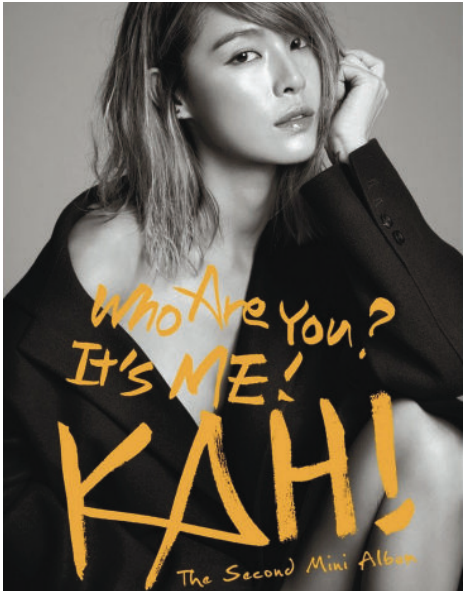
<Deeper Deeper> 亦是專輯另一首獲樂迷高度評價及歡迎的歌曲。此曲有幸邀來美國知名音樂人John Feldmann 擔任的混音師。MV 中呈現監獄內幽黑的環境，與歌詞正正吻合，「The deep deep deeper we go/Feeling alone, but it's oh so simple/Let it go/Dim dim dim the light's low/But not blind, I can see the symbol/Let it show/Mighty story/Don't hide it from me」即使我們孤獨一人走到更艱辛的環境，前路有多麼黑暗，但是我們只要不放棄，我們就可看見前面道路上的光明。此曲亦成為ONE OK ROCK 其中一首代表作。

ONE OK ROCK LIVE 的演出更使全場尖叫歡呼，樂迷的聲音結合TAKA 的聲音，帶動了樂迷熱烈的情緒，再加上充滿爆發力的LIVE，使現場的樂迷無一不享受其中，顯露了ONE OK ROCK 的驚人實力。

下個月18 號就是ONE OK ROCK 首次到香港進行演出，可惜筆者忘了購買門票，否則我真的很想與

TAKA一同瘋狂。

所以，J-POP 不僅只有AKB 與動漫音樂，還有ONE OK ROCK。



嘉熙 (가희) – Who Are You?

文: Aneleh

相信大家對曾是After School 前隊長嘉熙都不會感到陌生吧。自從嘉熙以「畢業」的形式退團後，不知道還有沒有人關注她的近況呢？

最近，嘉熙以solo 歌手的身分灌錄了她第二張的mini album 《Who Are You?》。先說主打曲《It's Me》。這是首講述一個剛剛失戀的女子在街上瞥見前度男友與他現任女友時的感受，在比較之下，認為自己比她更好的一首歌。此曲強調bad woman 的形象。韓國最近推出了不少以bad girl 為題的作品-----就如李孝利的《Bad Girl》及CL (2NE1) 的《Baddest Woman》。但小編認為嘉熙的《It's Me》比以上兩首更好聽(不是說另外兩首不好，只是比較之下.....)。

這樣說吧，《It's Me》的前奏是輕快、簡潔的鋼琴聲，配合著手指打響的「toktok」聲，使小編在初次聽見已情不自禁地聳著肩膀，打響著指頭，跟著音樂打起拍子來(唔係吹，唔信自己聽下)。嘉熙中性低沉、成熟中帶點感性的嗓音，把此曲的味道唱出。在句子最後一個的音節拉高，正好告訴別人「我就是這樣高傲的bad girl」。低沉的聲線更有一種對世事漠不關心，who fricking cares 的感覺。然後在副歌唱著「I'm so bad girl, I'm so cool girl, I'm so sexy sexy sexy girl」挑釁著你的badass，把bad girl 形象發揮得淋漓盡致。小編十分喜歡此曲。

在《It's Me》中的副歌，Dumfounded 為嘉熙的歌曲提高了一個層次，雖然小編對Dumfounded不熟識，但不得不提他rapping中流露著的American style: 英文發音準確，真的與美國一般的rapper的水準相若(不像韓國往往只充斥著一些虛有其表又發音不準的rapper)。這也是小編認為嘉熙的歌比CL及李孝利更勝一籌的原因。

除了主打歌外，album 中的《Hey Boy》及《Sinister》小編亦十分推薦，值得一聽！《Hey Boy》中的rap 較多，(feat. Dok 2) 如果是喜歡rap 的同學可以一聽。《Sinister》開始便是強烈的bass 和drums，加上嘉熙帶磁性的聲線，副歌更是精彩，在低喃後的爆發，像是在發洩自己的情緒般，有種幹架的衝動 (just kidding, why so serious?)。

嘉熙睽違兩年後的album 使小編眼前一亮。嘉熙的唱腔改變以外，曲風也改變了不少。各位韓飯，如果以前有點聽過女仔solo 歌嘅，不妨聽下哩隻album，真係唔差!!!

光影

Bicycle Thieves

譯: 安能苟

文: Pasquale Iannone

(此文譯自英國電影雜誌Sight & Sound 的《The Roots of Neo-Realism》)

導演第昔卡 (De Sica) 在談論他拍攝Bicycle Thieves 的方法時如是說:「我的目標是要在平凡中找到戲劇性的一瞬間, 在每人皆認為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尋找火花。」

柴伐蒂尼 (Zavattini) 是第昔卡的最佳拍檔, 他倆合作拍攝了不少作品, 當中包括了四部新寫實電影的經典之作: Shoeshine, Bicycle Thieves, Miracle in Milan 與Umberto D. 身為新寫實電影運動中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 柴伐蒂尼經常被問及他與第昔卡強烈的「非奇觀風格」(non-spectacle)。他們鬆散, 插話式的敘事手法就如是荷里活風格 (即緊密結構及清楚交代背景) 的對立。第昔卡與柴伐蒂尼解釋道, 現實生活並不如荷里活電影般上演著。誠然, 生命是會向前進的, 但它亦會迂迴曲折, 甚至逆其道而行, 受到挫敗。

Bicycle Thieves 的整體結構明顯比維斯康提 (Visconti) 的Ossessione 及羅塞里尼 (Rossellini) 的Rome, Open City 更挑戰著荷里活價值。或可以說, 它與羅塞里尼的Germany, Year Zero 更為類近 (顯而易見的是兩者都有著一個在被動與主動中掙扎的小型作為主角)。柴伐蒂尼實際上曾因沒有更進一步拓展Bicycle Thieves 而表示懊悔; 他在往後幾年一直努力完成這個目標。最終成果大家可在Umberto D 中清楚得知。

Bicycle Thieves 的情節相當簡單。在戰

後的羅馬, 身為一家之主的Antonio Ricci 找到一份貼街招的工作, 但工作條件是「擁有一台單車」。為了賺錢養家, 他只可將大部分的家產抵押予當舖來購買一台單車。然而, 在上班的第一天, 單車卻被人偷去, 單車竊賊亦逃之夭夭。電影的其餘部分講述了在羅馬街頭遊走, 尋找一家命脈 (即那台單車) 而越趨絕望的Antonio 及他的兒子-----Bruno。

Bicycle Thieves 的故事其實不過是小事一則 (insignificant story)。(假若將Bicycle Thieves 與Rome, Open City 相比會更為明顯) 但正如巴贊 (Andre Bazin) 所言, 羅塞里尼重於「視覺」, 而第昔卡重於「感覺」。至今, Antonio 從隧道中隱現、凝視著繁華的羅馬大街的那一幕, 仍會令人心為之一沉。



Father, son, and bicycle



Gravity (2013)

文: Wonderwall

沒看trailer, 沒看簡介, 筆者在純粹被poster 吸引下就衝進戲院把它看了, 但它卻是近年出品的電影中筆者最喜歡的其中一齣。

片頭十多分鐘, 3位太空人在太空艙外活動, 整個畫面十分輕鬆, 加上他們身在外太空, 身後的是大他們很多倍的地球, 那景色實在悅目, 不過亦令沒有預先做好功課的筆者不大清楚導演在交代些什麼。

但意外來得很快, 俄羅斯在用導彈炸掉自己的衛星時引發連鎖反應, 大量碎片在外太空以極速飛插, 兩位太空人發現碎片要向他們方向飛過來的幾秒後, 他們就眼巴巴看著在艙另一端的同伴被衛星碎片headshot了。

整套戲就只有五位演員, 其中兩位在船艙內死掉, 並只出現了數秒。不計片頭就被headshot 的那位, 整套戲就只有兩位演員一直在演了 (而且鏡頭一直只讓我們看到女主角是Sandra Bullock, 沒做功課的我在戲後半部分才看到頭套下男主角的臉, 原來是型佬George Clooney!)

劇情沒有一般sci-fi 可見, 如《Alien》的恐怖科幻外星人元素, 也沒賣弄血腥、斷手斷腳的畫面-----就如Stanley Kubrick 的《2001: A Space Odyssey》, 單純是生還太空員竭力求存要回地球的故事 (不過後來George 也犧牲了), 但由於這種題材實在新穎, 全程大多時間只用一個鏡頭 zoom in & out, 讓人可以一直留意演員身後的地球的變化 (北極光、日出等都能看到), 視覺享受滿分, 很難教人不喜歡它。

《豐順街九號》學生會選舉文宣

第20屆SU選舉近在眉睫，相信各候選人都為著是次的選舉奔波了一整個月，豐順街九號編輯部在此希望寄語各候選人並提出《豐順街九號》編輯部對來屆SU的要求。第19屆，有承上啟下之意，Interlude也；第20屆，便代表著一個全新的時代，全新的景象。第20屆的SU應竭力破舊立新，一洗向來的頹風及弱勢，開展SU新的一頁，向前跨一大步。在此豐順街九號編輯部希望來屆SU：

1. 當《豐順街九號》遭校方無理禁制時，與編輯部共同進退，連成同一陣線
2. 確保《豐順街九號》作為一份非官方、獨立於校方及學生會、不受任何權力收編的學生報
3. 向校方力爭廢除General Regulations 第三部分第三條，捍衛同學之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及集會自由
4. 向校方提出「自由合組學會」，允許同學毋須經過校方自組學會，並以學會名義使用學校設施及設備
5. 每月透過普遍同學容易接觸的渠道(如Facebook及PYCnet)公開數簿及會議記錄，增加SU之透明度
6. 公開並修改過時而官僚的《學生會會章》，並透過直接民主形式令全體同學皆有權利參與制訂《學生會會章》之過程
7. 爭取於校內當眼位置建設並開放民主牆，供同學自由發表個人對校政及時政的意見而毋須經校方審查
8. 就競選時之政綱正式提交計劃書，向校方爭取落實政綱
9. 就制訂、修改任何政策及條例於課後舉行會員大會，並以直接民主及審議民主形式，同學一人一票表決該項議案，終止SU多年來的「圈內表決」形式
10. SU成員直接向同學交代負責，同學有權可隨時發起有效力的公投罷免SU成員而毋須經SU幹事會內部投票表決該罷免議案

大聲公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豐順街九號》編輯部無論印刷出版都是自資進行。

因此我們需要大家捐款支持！同學們可到402/508 室尋找編輯部成員捐款。多謝大家支持！

同學如有興趣投稿或加入我們，可透過Facebook inbox 我們。



Like us on
Facebook